

苏州市第四次揭发批判“四人帮”滔天罪行大会

揭发批判材料汇编

大会秘书处编印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七日

目 录

刘伯英同志的讲话 (1)

彻底剥开华林森所谓一贯忠于毛主席的画皮

..... 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 何希敬 (6)

华林森紧跟“四人帮”，把民兵变为

篡党夺权、实行法西斯专政的工具

..... 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 潘林儒 (11)

我 的 控 诉

..... 苏州造船厂工人 王金龙 (14)

华林森是“四人帮”搞乱江苏篡党夺权的总指挥

..... 市委常委、市人武部政委 金石音 (17)

“四人帮”黑干将华林森是一个地地道道的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

..... 市革委会生产指挥组 何 仁 (21)

彻底揭发批判华林森竭力推行“以帮划

线、任人唯亲”的修正主义组织路线

..... 市组织组 潘念配 (24)

华林森炮制“双突”黑典型旨在篡党夺权

..... 苏州市蔬菜公司党委书记 程 举 (28)

彻底清算华林森紧跟“四人帮”在我厂犯下的滔天罪行

..... 苏州冶金机电修造厂党委副书记 温渐奎 (32)

刘伯英同志的讲话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七日

同志们：

在举国上下热烈欢庆历史性伟大胜利，亿万军民纵情欢呼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同声共讨“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大好形势下，今天，市委召开全市第四次揭发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滔天罪行大会。这个大会，开得很好。在大会上发言的同志，都怀着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揭发、批判、控诉了“四人帮”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搞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揭发、批判、控诉了华林森紧跟“四人帮”所干的种种罪恶活动。同志们对华林森极端恶劣的态度，表示极大愤慨，是理所当然的。这个大会，大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反映了我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同“四人帮”反党集团斗争的深入发展，体现了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伟大战略部署，把同“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的坚强决心。在这次大会以后，我们要在全市范围内进一步掀起大揭发、大批判、大清查“四人帮”反革命罪行的新高潮。

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纪念堂奠基仪式上，我们的英明领袖华主席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党取得了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的历史性胜利。我国的形势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从城市到乡村，确是一片大好。形势大好的主要标志是全国亿万军民人心大快，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充满着胜利的信心。”华主席的这个指示，对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出现的大好形势，作了高度的概括。我们苏州市和全国、全省一样，形势一片大好。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认真学习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关于揭发和批判“四人帮”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中央十五号、十六号文件，大赞大颂华主席的丰功伟绩；以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揭发、批判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揭发、批判了华林森

等几个人紧跟“四人帮”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搞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通过揭发、批判，广大群众进一步看清了“四人帮”的反革命嘴脸，看清了华林森的庐山真面目，看清了华林森确实把苏州市搞成了一个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黑据点。华林森根本不是什么“一贯忠于毛主席”，不是什么“正确路线的代表”，而是疯狂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推行“四人帮”极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急先锋；他根本不是什么“反潮流战士”，而是紧跟“四人帮”逆历史潮流而动，大搞篡党夺权的跳梁小丑；他根本不是什么“工人代表”、“群众代表”，而是工人阶级的叛徒，是正在走的走资派，是残酷镇压群众、对人民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的罪魁祸首。通过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滔天罪行，进一步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激发了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了全市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发展。

同志们，我们必须看到，前一时期我们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斗争取得的胜利还是初步的，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揭深批透“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及其推行的那条极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其毒害，还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我们决不可松懈斗志。

最近，中央下达了二十四号文件，为这场政治大革命进一步指明了方向。省委召开了地、市、县委书记会议，对揭发、批判、清查“四人帮”的斗争作了部署。我们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重要指示，坚决贯彻执行省委召开的地、市、县委书记会议精神，进一步掀起揭发、批判、清查“四人帮”反革命罪行的高潮，打一场彻底埋葬“四人帮”的人民战争。

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千方百计地反党乱军，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他们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背叛党的九大、十大路线，推行了一条极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妄图在国内篡改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国际抛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投降帝国主义。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是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是迫害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刽子手。我们党同“四人帮”这场严重的斗争，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生死大搏斗，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揭露和批判“四人帮”的这场政治大革命，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无论对中国革命还是对世界革命，都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敌我矛盾。因此，对这场斗争采取什么态度，对我们每个同志的阶级立场都是严峻考验。市委号召，全市广大共产党员、干部和群众，都要怀着对“四人帮”的深仇大恨，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积极投入这场斗争。

华主席在打招呼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四人帮”在江苏“实际上已经派了人”。根据前一时期的广大干部、群众的检举揭发，根据今天大会上同志们的发言，完全可以证明，华林森就是其中的一个。“四人帮”把这只黑手伸向江苏省，伸向苏州市，他们妄图以苏州为黑据点，搞乱江苏，进行篡党夺权。长期以来，华林森紧跟“四人帮”，秉承“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的黑旨意，搞阴谋，耍手段，野心勃勃，坏事做尽，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严重罪行。他紧跟“四人帮”，疯狂反对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反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反对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我们党的领袖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他利用手中窃据的一部分权力，破坏批林批孔，在批邓中另搞一套，搞什么“以苏治苏”的反革命策略，把黑手伸向全省各地，不择手段，用尽心机，妄图搞乱江苏，搞乱南京，搞垮省委，搞掉彭冲、许家屯同志，搞掉全省一大批地、市、县领导干部，阴谋乱中篡权，取而代之。他大搞宗派主义、分裂主义，结党营私，网罗社会渣滓，封以要职，组织他自己的宗派、行帮。他凌驾于市委之上，甚至凌驾于省委之上，在党内自成体系，为所欲为，称王称霸，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残酷镇压、迫害干部、群众，把苏州市搞成了他们几个人的帮天下，搞得广大干部、群众诚惶诚恐，怨声载道。他竭力破坏毛主席关于野战军、地方军、民兵三位一体的武装力量体制，紧跟“四人帮”搞第二武装，妄图把民兵作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在我们苏州市，还有那么几个野心勃勃、官迷心窍的人，紧跟华林森，也干尽了坏事。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以后，华林森错误估计形势，认为时机已到，紧密配合“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步伐，加紧秘密串连，东窜西跳，四处游说，煽动某些区、局“各自为战”，煽动所谓“应付突然情况”。华林森歇斯底里地叫嚷“不养病了，要工作了”，迫不及待地动手篡夺省、市委的领导权。这时紧跟华林森的几个人也兴高采烈地奔走相告，前呼后应，到处制造舆论，说什么“江苏问题要解决了”，“现在形势大好”，“天快要亮了”，好象他们真的要上台了。正在他们得意忘形做着黄粱美梦之时，传来了“四人帮”被粉碎的特大喜讯。这个特大喜讯，对他们敲了丧钟。于是他们以百倍的仇恨，丧心病狂地叫嚷：“要重上井冈山”，“要准备杀头”，要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干革命”，就是说要负

闹闹抗，要坚持搞反革命。

这些惊心动魄的事实说明，我们同华林森的斗争，就是同“四人帮”反党集团作斗争的组成部分。我们揭发批判华林森等几个人的阴谋活动，就是揭发批判“四人帮”反革命罪行的组成部分。我们要下定决心，决不手软。一定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革命精神，把“四人帮”在苏州市的罪行，把华林森等几个人紧跟“四人帮”搞的种种阴谋活动，干的种种坏事，一件一件地查清，搞个水落石出。

这次大会以后，紧接着还要召开各种类型的大、中、小会，实行会内会外相结合，根据中央二十四号文件的精神，彻底揭发、批判、清查“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彻底揭发、批判、清查华林森等几个人紧跟“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各级党组织，要充分发动群众，认真贯彻中央二十四号文件的精神，紧紧抓住“四人帮”彻底背叛毛主席教导的“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大搞修正主义，大搞分裂，大搞阴谋诡计，妄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建立法西斯专政的帮天下，达到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这个要害，联系华林森等几个人紧跟“四人帮”的所作所为，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把“四人帮”推行的极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要采取多种形式，处处摆开大揭大批的战场，人人参战，个个口诛笔伐。各系统、各单位，都要根据中央十六号、二十四号文件和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讲话的精神，把“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一所列举的“四人帮”的罪行，联系、对照华林森等几个人紧跟“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列出专题，逐一揭批。在这次大会以后，市委将继续按若干专题召开这样的大会，一个专题一个专题揭批。各系统、各单位都要采取大中小相结合的方式，与市里的大会配合起来，联系本系统、本单位的实际，深入揭发、批判、清查“四人帮”的罪行。要摆事实，讲道理，剥画皮，抓实质，论危害，批谬论，深揭猛批，批深批透。通过揭发、批判、清查，进一步分清路线是非，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肃清“四人帮”那条极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肃清华林森等几个人紧跟“四人帮”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搞篡党夺权的恶劣影响，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

在斗争中，我们要认真执行党的政策，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对犯了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人，要实行毛主席历来教导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允许改正错误，改了就好。我们希望犯了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人，迅速觉悟过来，转变立场，同“四人帮”划清界限，同华林森划清界限，揭发“四人帮”的罪行，揭发华林森等几个人的罪行。有些领导干部，前

一时期由于受了“四人帮”和华林森的蒙蔽和影响，说了错话，做了错事。其中有的很快地说清楚了问题，放下了包袱，取得了群众的谅解和信任，积极投入运动，加强了对运动的领导。但也有极少数同志到现在还背着包袱，对运动领导很不得力；有的对群众的善意批评，帮助，抱着对立情绪。这是不好的，必须迅速改正过来。我们要求这些同志认真加强学习，弄清这场斗争的性质、意义，提高觉悟，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和广大干部、群众站在一起，旗帜鲜明地揭发、批判“四人帮”，揭发、批判华林森紧跟“四人帮”所干的种种罪恶活动，以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否则，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有极少数人，问题严重，至今还没有觉悟，个别的甚至对抗运动，这是不能允许的，群众要对他们进行帮助，是理所当然的。根据群众的检举揭发，王增熙、黄玉文、吴成礼、陈德滋四个人问题严重，态度恶劣，为了查清他们的问题，市委决定并报经省委批准，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

对证据确凿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予以打击。刘山海、张世琪恶毒攻击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攻击我们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革命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在审查期间又抗拒交代，市委决定并报经省委批准，已由公安机关逮捕法办。市委号召广大革命群众，彻底揭发、批判、控诉他们的罪行。

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在揭发、批判、清查“四人帮”反革命罪行的斗争中，我们要认真看书学习，始终要把学习放在首位。当前，我们要着重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特别是学习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科学论断和揭露批判“四人帮”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以学习推动斗争，以斗争促进学习，掀起一个群众性的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

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运动要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之下进行，矛头要始终对准“四人帮”，对准“四人帮”伸向苏州市的黑手华林森。任何人都要遵照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不准搞串连，不准拉山头，不要纠缠历史旧帐，不要纠缠枝节问题。要防止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要防止别有用心的人，以各种借口转移斗争大方向。总之，要保证运动始终沿着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引的航向前进。

同志们，让我们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直接领导下，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充分发动群众，迅速掀起大学习、大赞颂、大揭发、大批判、大清查的高潮，把揭发、批判、清查“四人帮”斗争不断引向深入，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彻底剥开华林森所谓一贯忠于毛主席的画皮

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 何希敬

同志们：

我们对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进行大揭发、大批判、大控诉，我们更要愤怒批判声讨“四人帮”反对和迫害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滔天罪行。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英明领袖，是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衷心爱戴毛主席，无限信赖毛主席，无比崇敬毛主席。可是“四人帮”反党集团特别是江青这个披着人皮的豺狼，对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毫无感情，她极端仇视伟大领袖毛主席，多次破坏、干扰毛主席治病。在毛主席病重的时候，竟不择手段地进行折磨迫害，使毛主席病情急剧恶化。江青这个人面兽心的坏蛋，真是十恶不赦，罪恶滔天。

“四人帮”伸向江苏和苏州的黑手华林森和“四人帮”一样，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是毫无感情，也是极端仇视。他口口声声说他是一贯忠于毛主席的，热爱毛主席的，实际上他是忠于“四人帮”、疯狂反对毛主席的坏家伙。

毛主席教导我们：“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我们从华林森的所作所为，干的种种坏事，就可以看出，他忠于毛主席是假，反对毛主席是真，热爱毛主席是假，忠于“四人帮”是真。

现在，就让我们来剥开华林森的画皮，看看这个家伙怎样疯狂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反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反对我们的英明领袖华主席的。

一、他对毛主席毫无感情，在举国上下沉痛哀悼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悲痛日子里，华林森无动于衷，相反地加紧大搞他的篡党夺权阴谋活动

伟大领袖毛主席病重期间，“四人帮”以为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时机已到，丧心病狂地迫害毛主席。在毛主席逝世以后，“四人帮”加紧秘密串连，阴谋策划，篡改毛主席指示，提出蛊惑人心的口号，迫不及待地要推翻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毛主席病危时，江青这个女流氓，到处游山玩水，恣意取乐，在天津喜笑颜开，在大寨骑马、逗鹿、玩兔。王洪文这

个大工贼，在毛主席病重期间，还钓鱼、打鸟取乐。华林森这个家伙，与“四人帮”一模一样，对毛主席也是毫无感情，在毛主席逝世前后，也是加紧秘密串连，阴谋策划，搞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下面我揭发一些事实。

九月九日，伟大领袖毛主席不幸逝世的消息传来，我们通知华林森以后，这个自称一贯忠于毛主席的华林森，却若无其事，无动于衷，继续在那里搞串连，开黑会，大搞阴谋活动。他开的黑会，从南林饭店一直开到市委三楼的三〇三室。省委负责同志多次打来紧急电话传达有关毛主席逝世的指示，要他接电话他就是不接，明明人在，他却叫人告诉长途台说人不在，拒不接省委电话。最后还是我接的电话，但时间已经拖了两个小时，因而中央指示还没有贯彻完，中央广播电台已经播送毛主席逝世的噩耗。他的那个黑会，还是我到他办公室把他解散，叫他们立即下楼，参加市委召开的紧急会议。可是华林森这个家伙，到现在他还坚持反动立场，这次他在省里地市委书记会议上交代时，还胡说什么这个黑会是他自己解散的。

毛主席对“四人帮”搞阴谋活动，曾经严厉地进行过多次批评：“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华林森和“四人帮”一样，他心目中根本没有毛主席，没有党中央，没有省委，没有党组织，只有他们那几个人的帮派。他从北京参加吊唁活动回来后，拒绝参加常委会讨论毛主席的吊唁活动，天天忙于搞他的帮派活动。十二号回到苏州，第一个找汪永珠。十三号上午在家，常委同志都想听听华林森到北京参加吊唁活动的情况，可是他拒绝参加常委会，却去找他帮派里的一个非党员继续搞帮派活动；下午，华汪邹赵陈就开起他的帮派会来了。以后一直拒绝参加市委常委会议，而去搞他的帮派活动，竟连追悼大会的悼词都不愿意看。外宾参加追悼会，他也拒绝接见。他还恶毒攻击市委负责同志“开十万人追悼大会，是为了登报”，真是反动透顶。

中央十六号文件指出，在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王张江姚以为时机已到，无所顾忌，更加猖狂地向党进攻，迫不及待地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四人帮”加紧秘密串连，阴谋策划。他们四出游说，标榜自己是“正确路线的代表”，自封为“无产阶级钢铁公司”，提出蛊惑人心的口号，公然煽动反对党中央。华林森这个家伙和“四人帮”一模一样，认为时机已到，也在加紧秘密串连，阴谋策划，妄图配合“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毛主席的追悼大会刚刚结束，他就四出游说，标榜自己是“正确路线代表”。几天之内，他就跑了十多个组局，到处煽风点火，忙于组织力量，搞所谓“大动作”，准备上台。他在游说中，还连篇累牍地攻击省委负责同志，又是策划拖费铭钊同志去省委闹，又是策划向中央发电报，甚至跑到烽火厂狂叫“要有准备，要能应付一切突然情况”，等等，反革命气焰嚣张之极。

这里应该指出的，就是他到北京参加吊唁活动，也没有忘记搞他的阴谋活动，没有忘记向“四人帮”领取黑旨意。在临行时，汪永珠还跟他讲，到北京后向王洪文汇报，妄图领取“四人帮”的黑旨意。所以他去北京，哪里还有什么沉痛的心情去守灵呢？他的心情就是迫不及待地要搞篡党夺权。在人民大会堂等候守灵的休息片刻，他也抓紧同“四人帮”的余党马天水密谈；回到南京，又和杨广立、吴大胜等混在一起搞阴谋。北京回来以后，他就一门心思地加快步伐，搞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了。

华林森不但疯狂反对毛主席，而且和“四人帮”一样疯狂反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他竟

然把群众怀念周总理写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里”的标语污蔑为反动口号，向“四人帮”告黑状；同时还派汪永珠到南京搞特务活动，通过杨广立、施兆祥等人，把江苏省《工农兵评论》杂志编辑部组写的《敬爱的周总理在梅园新村》这篇悼念周总理的文章偷抄回来，作为他们向“四人帮”诬告彭冲、许家屯同志为南京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的“重磅炸弹”。同志们都知道，“四人帮”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曾经亲自出马，对这篇文章进行围攻。张春桥叫嚷：“文章没有发表也要批”；姚文元污蔑这篇文章是“反动思潮”；他们还要追查这篇文章的背景，把它列为“反革命专案”。看！一个说是“反动思潮”，一个要“列为反革命专案”，一个当作“重磅炸弹”，华林森紧跟他的黑主子，跟得多么紧啊！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四人帮”以及华林森等几个人为了篡党夺权，仇恨周总理，仇恨爱戴周总理的全国人民，已经到了何等疯狂的程度。“四人帮”以及华林森等几个人，用种种卑鄙手段，妄图从全国人民心目中抹掉周总理的光辉形象，纯粹是痴心妄想。他们越是反对周总理，革命人民越是怀念和崇敬周总理，越是要写回忆周总理的文章，来表达对周总理的爱戴和崇敬，更好地学习周总理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

华林森不但疯狂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而且反对我们的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周总理逝世后，“四人帮”一伙的野心锋芒毕露，在上海贴出了反动标语，要张春桥当总理。这时华林森也就马上吹捧附和，说什么“张春桥理论水平高”“我估计张春桥当总理”。但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没有给张春桥当总理。中央一号文件下达后，华林森象泄了气的皮球，连叫几声“没有想到，真的没有想到”。同志们都知道，张春桥写了一个《二月三日有感》这个疯狂反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黑文。而华林森又是没有想到，一个“有感”，一个没想到，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这就不难看出，华林森和张春桥一样，疯狂反对毛主席，疯狂反对毛主席亲自安排的接班人华国锋主席。华林森还反对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华国锋同志在接见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代表时的重要讲话，蓄意攻击华主席的讲话是省委负责同志造谣，反对中央四号、五号文件，恣意歪曲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科学论断，恶毒攻击中央关于“不要层层揪代理人”的指示是“护官符”。华林森对华主席亲自决定召开的南方水稻会议极端仇视，诬蔑这次会议是为江苏党内走资派涂脂抹粉，攻击陈永贵副总理的讲话“不能代表中央”，不能传达贯彻。今年二月，他从他的同伙那里，搞来了八个副总理的黑材料，他们在苏州到处印发张贴，造谣惑众，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妄图打倒一大批中央领导同志，真是恶毒透顶。

大量事实证明，华林森根本不是什么一贯忠于毛主席，而是地地道道的忠于“四人帮”、反对毛主席的坏家伙。

二 华林森反对毛主席，卖身投靠“四人帮”由来已久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是一伙资产阶级的阴谋家、野心家、反革命两面派。他们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毛泽东思想，大搞篡党夺权的罪恶勾当。华林森这个家伙跟“四人帮”一样，心中没有毛主席。他野心很大，到处挂勾，向“四人帮”写了不少信，告了不少状，送了不少黑材料。他与“四人帮”的联系由来已久。早在文化大革命

中，华林森就与“四人帮”有联系；在一九七三年中央读书班期间，华林森与王洪文等人勾搭频繁，无耻吹捧；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们的联系更为密切。在一九七四年省委召开的“五·一三”大会上，华林森竭力反对毛主席亲自圈阅的中发〔1974〕十四号文件，恶毒攻击省委贯彻十四号文件的大会是阴谋的大会、分裂的大会，并向王洪文告了彭冲、许家屯同志的黑状，严重干扰了全省批林批孔运动。他所谓搞清查林彪反党集团有关人和事，完全是为了篡党夺权，捞取政治资本。当时清查林彪反党集团的有关人和事，市委已专门向省委写了报告，但是华林森这个家伙，在市委向省委报告以后，竟然还以个人的名义，单独写信向王洪文汇报，作为卖身投靠进见礼。由于华林森也是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他在北京听过林立果的黑报告，林彪来苏，他也是被召见的一员，因此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群众理所当然的要华林森交代和林彪的黑关系。这就弄得他心惊肉跳，直接挂电话向王洪文求援。王洪文在“十一·十三”讲话中，塞进私货，为他撑腰打气，开脱罪责。华林森一贯标榜自己是文化大革命的“功臣”，是反潮流的“英雄”，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一贯正确”的英雄，唯我独“革”，唯我独“左”，老虎屁股摸不得，谁要对他提一点意见，他就要给你加上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攻击工农中央委员的罪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毛主席指出：“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着重解决有所不足，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亿万人民群众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指导下创造的丰功伟绩，七分成绩，这和“四人帮”以及华林森等几个人毫不相干。三分错误，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破坏文化大革命，却是“四人帮”干的。“四人帮”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他们以文化大革命功臣自居，贪天之功为己功，真是无耻到了极点。华林森明明是破坏苏州市文化大革命、破坏批林批孔、破坏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罪魁祸首，反把自己打扮成文化大革命的“功臣”、批林批孔和批邓的“英雄”，拚命往自己脸上贴金。我可以揭发一个事实来作证：七四年十一月底，召开区、局落实政策会议上，他还在放毒，什么“文化大革命中两派，有正确的一派，有错误的一派”等等，完全是和毛主席关于“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的指示唱反调，充分暴露他就是疯狂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他和“四人帮”搞全面内战有什么区别呢？是一个思想体系嘛！文化大革命的“功臣”画皮不是剥光了吗？再揭发一个事例：七四年批林批孔，他恶毒攻击省农业机械化领导小组许家屯、汪海粟等同志都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为什么呢？因为彭冲、许家屯同志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他要破坏批林批孔，所以他就要攻击彭、许。华林森这个野心家，他的所谓批林批孔，就是要彭、许下台，他要上台。华林森破坏批林批孔不是一清二楚了吗？华林森一会儿紧跟林彪，一会儿又变成批林批孔的“英雄”；一会儿是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鼓吹者，一会儿又是批邓的“英雄”。人家批派性他说是错误的，可是他自己批派性却是正确的。华林森就是这样标榜自己，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的英雄，唯我独“革”唯我独“左”。其实，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两面派，是“四人帮”伸向江苏和苏州的一个大黑手。所以苏州市的广大群众说：江苏要安定，打倒华林森！苏州要安定，打倒华林森！这是千真万确的。不打倒华林森，江苏、苏州是安定不了的。

三、华林森与“四人帮”相依为命，他们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从上面的揭发来看，华林森等几个人，早就把自己的命运与“四人帮”捆在一起了。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华林森等几个人错误估计形势，利令智昏，紧跟“四人帮”亦步亦趋，叫喊什么：“现在形势很好”，最近中央有“大动作”，要准备迎接“重大事件”。这时华林森、汪永珠神气起来了，病也不生了，主持起常委会来了，又是要常委作出掀起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高潮的决定，又是要抓《苏州通讯》，又是策划夺市委大批判的领导权。十月十二日下午，省委要我通知金石音、潘林儒二同志到省委开会。他们走后，我告诉他，他恶恨恨地要我回答两个问题：为什么省委不直接通知你，要通过刘伯英？为什么通知常委去，不通知书记去？不回答，明天我要不饶你的。他们满以为胜利在望了，要和我算账了。我还揭发一个事情，第二天我在常委会上，告诉他胡宏同志说，以后再答复。他疯狂地把矛头指向华国锋主席说：“要么复辟了”，“复辟了还要斗”。看！华林森的狰狞面目已经暴露无遗。“四人帮”揪出来以后，普天同庆，一片欢腾，人心大快，大快人心。但是华林森等几个人却惊恐万状，如丧考妣，预感到末日已经来临，象热锅上的蚂蚁，又是派人到上海打听消息，又是电话东西联系，东到上海，西到南京，又是销毁罪证，又是转移黑材料，妄图负隅顽抗。华林森的黑干将陈德滋，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说要组织什么所谓“阶级队伍”，还叫嚷什么“要重上井冈山”，还疯狂叫嚣“四个人被抓，肯定是右派翻天”，是“赫鲁晓夫式的事件”，并说：“我都准备好了”（做手势准备杀头）。华林森的同伙汪永珠也接着说：“你不要说了，我跟你的心情是一样的”，“我们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把矛头直指华主席。华林森的黑干将黄玉文等三人，更是内心空虚，惶惶不可终日。在“四人帮”被揪出来后，他们三人就吃了所谓“最后一顿酒”，吃酒时，三人抱头痛哭，还极其反动地说什么：“中国革命到此结束了”等等。黄玉文还劝他的妈妈说：“妈妈不要哭，我死了不要紧，你一共养了六个儿子，你就算没有养我这个儿子好了。”看！华林森等几个人到底是什么言论，什么感情，站在什么立场讲话，不就一清二楚了吗？

现在“四人帮”虽然已经揪出来了，但是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揭发和批判他们推行的那条极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其毒害，还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斗争还刚刚开始，我们一定要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紧跟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在省委直接领导下，认真学习党中央的一系列重要文件，联系江苏和苏州市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实际，发扬“宜将剩勇追穷寇”的革命精神，彻底揭发“四人帮”及其伸向江苏和苏州市的黑手华林森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彻底批判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彻底剥下他所谓一贯忠于毛主席的画皮，拉下他的伪装，撕掉他的假面具。我们一定和广大干部群众一起，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把这场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华林森紧跟“四人帮”，把民兵 变为篡党夺权、实行法西斯专政的工具

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 潘林儒

祸国殃民的王张江姚“四人帮”，为了实现其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拼命地抓枪杆子。这帮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拉军队拉不动，就把黑手伸进民兵队伍，挖空心思妄图把民兵搞成一支同解放军相对立的“第二武装”，变为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对人民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专政的工具。

“四人帮”伸向苏州市的黑手华林森，秉承“四人帮”的旨意，肆意篡改毛主席关于野战军、地方武装、民兵三位一体的武装力量体制；他践踏党指挥枪的原则，挥舞“民兵改造”的大棒，篡夺民兵指挥大权；他擅自规定民兵的任务，妄图用民兵代替公安部门，夺公安部门的权；他操纵、指挥民兵中的少数坏人，为非作歹，对革命人民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专政。华林森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四人帮”的狗头军师张春桥接过大野心家江青“文攻武卫”的反动口号，伪造了一个所谓毛主席关于“民兵改造”的指示，蛊惑人心，造谣惑众。“四人帮”一声令下，华林森如获至宝，闻风而动，穷凶极恶地跳了出来。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八日这天，华林森心怀叵测，赤膊上阵，带了两个贴身随从，背着市委常委，直奔市人武部，对人武部党委进行突然袭击。华林森的这两个随从，既不是党员，又不是干部，更不是人民解放军军人，而是华林森的贴心小兄弟。华林森他们一进门就大肆威胁恫吓，叫嚷“我是来造反的”，限期人武部成立民兵指挥系统。华林森这伙人咬牙切齿的声音，完全发泄了他们对毛主席亲自缔造和指挥的人民解放军的刻骨仇恨心理，勾画出他们一心要与党争夺枪杆子的狰狞面目。

对于建立民兵指挥系统这样的重大问题，人武部党委决定向省军区汇报。华林森得知这一消息后，火冒三丈，大发雷霆，恶狠狠地训斥人武部：“你们听市委的，还是听省军区的”；接着又狂吠：“省军区不同意搞，我们也要搞”，“我们只听中央的，省委说得对就听，说得不对就不听”。在华林森心里，他就是市委，市委就是他，不听他的，就是不听市委的。在华林森眼里，“四人帮”就是中央，不合“四人帮”黑旨意的东西，一概是不对的，他是死也不会干的；反之，凡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東西，一概是对的，他是拼命也要干到底的。华林森在对人武部进行高压之后，把人武部甩在一边，急急忙忙于四月四日这天，把他一手操纵的“第二武装”民兵指挥系统拉了出来，并且迫不及待地提出四月十日要在全市进行武装示威游行。他阴险地说，这是“大长人民的志气，大灭阶级敌人的威风”。他的罪恶用心，就是利用民兵武装力量公开地向无产阶级示威，向人民解放军挑战，向一切不跟他走

的人施加压力。谁不服从他华林森，就是要对谁实行专政。真是猖狂至极！

华林森在拼命搞“第二武装”的阴谋活动中，忠实地贩卖了“四人帮”的那一套黑货，在民兵领导体制上另搞一套自成体系，不受当地军事机关的领导。华林森曾亲口指令他安插在民兵指挥部的心腹刘山海、张世琪：“民兵工作不准军分区和人武部过问。”在他的指令下，今年十月上旬，省军区通知市人武部和民兵指挥部各去一名负责同志参加民兵工作会议时，刘山海不仅拒绝参加会议，还破口大骂省军区“搞分裂”。华林森等几个人这样明目张胆地反对党的领导，反对军事部门对民兵的领导，最清楚不过地暴露了他们妄图把民兵指挥部搞成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的阴谋。他们这样做，不是向党争兵权、向人民解放军夺兵权又是什么呢！

华林森为了篡夺兵权，处心积虑地把民兵指挥部的大权独揽在自己的手里。他不仅亲自挂帅，还千方百计地在民兵领导班子中网罗党羽，以帮划线，安插亲信，排斥异己。他一只手持整人武部领导同志的黑材料，妄图把他们打成“走资派”，排斥在民兵指挥部之外；他另一只手把刘山海、张世琪几个坏人塞进民兵指挥部。华林森就是依靠这些人来控制全市民兵。民兵指挥部的大权落到了这几个坏人手中，华林森就可以放肆地对革命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

华林森为了篡党夺权，不仅在民兵的组织上搞阴谋、搭班底，还施展了种种卑劣手段，企图控制人民武装部所有的枪支弹药和装备器材。华林森的亲信刘山海，对人武部的武器仓库偷偷摸摸地进行了侦察摸底，并且扬言：“要派民兵一下子把这些东西夺过来。”到了今年九月，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不久，他们制造了种种借口，派武装民兵在人武部军械仓库站岗放哨，公开宣称：“叫人武部难堪！”看！华林森等几个人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已到了再也按捺不住的地步了！

华林森紧跟“四人帮”搞“第二武装”，明明是为了阴谋篡党夺权，却偏偏要冠以美名，大肆渲染。他们恬不知耻地标榜自己是新生事物的积极支持者，他们把自己搞的一套，一概戴上“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民兵建设的新鲜经验”的桂冠。谁如果说半个不字，他就会给你扣上“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扼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大帽子。“四人帮”的“帽子工厂”、“钢铁工厂”的全套权术，华林森都用上了！

野心勃勃的“四人帮”还妄想用民兵取代其他专政工具，夺公安局的权。他们叫喊民兵要把治保工作“管起来”，把公安工作“统起来”；鼓吹民兵不仅要“执法”，还要“立法”、“管法”，民兵可以撇开公安部门，随意抓人，关人，审讯，抄家。华林森和“四人帮”亦步亦趋，他们搞了一套户口登记簿管理户口。当市委指出他们的错误，不准他们搞时，他们竟然狂妄地声称：“我们只听‘中央’的，市委的决定是错的，我们就是不听。”他们还恶毒地谩骂市委领导同志是“走资派反对民兵维护社会治安”。在华林森等几个人的心目中，什么党委，什么政府，什么人民的公安、法庭的权，他们统统要夺，民兵统统可以取代。他们“统”这个，“管”那个，说到底，无非是要用民兵把一切“统管”到“四人帮”手里，让他们顺顺当当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我们民兵武装对内的任务是什么？经毛主席批准的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发的《民兵工作条例》早已明确规定：“民兵武装只能用来对付反革命和维护社会秩序，绝不能用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可是“四人帮”却对抗说，不用民兵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不要民兵搞阶

级斗争”，还说民兵在处理群众纠纷时，“动动手也没有关系”，公然煽动民兵对人民群众使用武力，妄图靠刺刀建立法西斯专政。事实上，华林森等几个人何止是动动手呢？在“四人帮”的唆使下，华林森和刘山海、张世珩等人大打出手，作恶多端，妄图把民兵变成维持他们的统治、镇压革命群众的工具。

是华林森，在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中，擅自动用民兵，镇压江苏师院的革命师生，威胁驻院的军宣队、工宣队，殴打革命学生，造成了骇人听闻的“六·二”、“六·三”打人流血事件；是华林森，在今年煽动和指挥民兵以贴大字报为名，冲击省委领导机关，强占无产阶级专政机构，毒打公安战士，绑架革命干部，破坏外事活动，挑起种种事端，紧密配合“四人帮”妄图一举搞乱江苏，搞垮省委。

还是这个华林森，经常背着市委、背着公安部门，目无党纪国法，私设公堂、牢房，动用手铐、脚镣，任意抓人、关人，严刑拷打，大搞逼供信。去年十一月以来，市委多次警告他们，不准乱抓人，他们充耳不闻，一意孤行。据初步揭发，从民兵指挥部成立到今年十月上旬改组为止，一共抓了六千五百零一人，关押了四千九百一十四人。在被关押的人员中，除了极少数应由公安机关打击处理的反革命、刑事犯罪分子以外，绝大多数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特别应该指出的，在关押的人员中，有的是因为抵制了华林森等几个人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极右路线；有的只是因为向华林森等几个人提了点意见，触犯了“四人帮”和华林森等几个人的威严。对这些被押的人，惨无人道，用尽了各种各样的刑罚，什么弯腰九十度，坐三角凳，站铁笼子，吃砖头，剃光头，不给饭吃，毒打等等，应有尽有。

虎丘公社革委会委员、新塘大队革委会副主任陶洪根同志，在一九七一年参加调查紧跟华林森的公社水泥厂负责人的腐化错误问题。那个人就怀恨在心，后来他当了公社党委副书记后，诬蔑陶洪根同志有政治问题，抓了起来，强迫陶洪根同志吃砖头，把牙齿都弄坏了。直到“四人帮”垮台后，陶洪根同志才获释回家。苏州造船厂工人王金龙同志，也是因为对华林森等几个人不满，遭受到了华林森等几个人的残酷迫害。华林森一向以“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代表”自居，实际上把民兵武装对准了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坏事做绝，人心丧尽。事实证明，华林森不是什么工人阶级的代表，而是典型的党内的资产阶级，是正在走的走资派，是大搞法西斯专政的罪魁祸首！

同志们！华林森紧跟“四人帮”实行法西斯专政的罪恶活动，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四人帮”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么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法西斯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我们广大人民群众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情景啊！

华林森紧跟“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夺军权，夺公安部门的权，倒行逆施，不得人心，极端孤立，极端虚弱。苏州市的十五万民兵和广大人民武装干部对华林森等几个人的罪恶行径，早已看在眼里，恨在心头。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以后，全市广大民兵愤怒声讨、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滔天罪行，愤怒揭发、批判华林森等几个人妄图把民兵作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的罪恶活动，就是最好的证明。华林森搞“第二武装”，阴谋篡党夺权，尽管费了那么多的心机，耍了那么多的手腕，但到头来也只是一枕黄粱，是永远不会得逞的！

我的控诉

苏州造船厂工人 王金龙

各位首长、同志们：

今天我要在这个大会上，用血的事实来控诉“四人帮”派在江苏、苏州市的华林森及其亲信刘山海、张世琪、黄玉文等人对我实行法西斯迫害的罪行！

我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家庭，在旧社会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的一家从苏北逃荒到苏州。父亲当人力车工人，母亲十四岁就当童工。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一九四九年把我的一家从火坑中拯救了出来，使我们翻了身，当了国家的主人。没有毛主席，没有共产党，也就没有我王金龙的一家。爹亲娘亲没有毛主席亲，河深海深没有共产党的恩情深！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教育下，我一九六一年参了军，连续五次被评为五好战士，一九六五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六八年我复员到苏州交通系统当工人。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华林森等几个人为什么对我这样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复员军人要进行残酷迫害呢？

事情是这样的：

一九六八年我复员以后，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在各项政治运动中，特别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觉得黄玉文执行的不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站在斗争的前列，揭露他的错误。因此，我先后写了《黄玉文长期以来包庇坏人打击陷害好人罪责难逃》等大字报。随着斗争的深入，使我逐渐认识到：正是由于有华林森的直接支持，所以黄玉文胆敢如此胡作非为；正是由于华林森作为他们的黑后台，全市才出现了一股妄图搞乱江苏，搞垮省、市委，打倒彭、许等领导同志的逆流。因此，我又在去年年底至今年上半年期间，先后给华林森写了《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等大字报，明确指出了华林森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是资产阶级政客，问题的要害在于篡党夺权。在写大字报的同时，我还多次给省、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写了信，反映苏州市是坏人掌权、好人受压的事实。给华林森贴大字报，给省、市委反映情况，是受党章、宪法所保护的，完全是光明磊落的。所以，我在大字报和信上，写明了我自己的姓名和工作单位。可是华林森等几个人，为了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把我的信和大字报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事隔不久，果然对我下了毒手。今年六月，他们以所谓“诬蔑新生事物”、“攻击工农中央委员”以及“不要党的领导”等罪名，对我举办学习班，进行围攻，并一再扬言“要升级”。接着，在今年七月十日，他们竟然动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背着市委，欺骗群众，以所谓“政治犯”的罪名，把我非法押送原民兵指挥部，疯狂地实行法西斯

斯迫害，关押了整整七十八天，直到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以后，我才获得了人身自由。

那天，我一进原民兵指挥部的大门，立即遭到惨无人道的刑讯逼供。他们对我一顿拳打脚踢，再用枪托打我的头部和胸部后，得意地说：“识相一点，今天这顿打，仅仅是开始。”然后把我关进了三号牢房。对于他们的这种法西斯行径，我愤恨极了！我决不屈服！我要逃出去，要活下去，把刑伤养好，继续和华林森等几个人作斗争！因此，我在七月十二日凌晨翻天窗逃跑，至吴江县八圩公社新营大队我妹妹家中养伤。（出示病历卡）这就是七月十五日的病历卡，医生诊断是：头部击伤，右足内踝肌筋损伤、右侧肋骨损伤。

华林森等几个人对我的逃跑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一面大造反革命舆论，说什么“王金龙的矛盾性质起了变化”，王金龙是“逃跑的政治犯”等等；一面数次逼迫我家属交出下落，威胁我家属“不准乱说乱动”、“不许往南京向省委告状”，“否则一切后果由你们自己负责”。我家属被他们逼迫得走投无路，数次晕倒。同志们，华林森等几个人真是心狠手辣啊！他们还在我和父亲住房的周围，大搞国民党特务行径，派了固定哨和流动哨，实行严密监视，甚至他们派车、派人到南京等地追捕。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真是插翅难逃啊！终于在九月一日他们至吴江县八圩公社新营大队再次将我非法绑架。被抓后，将我五花大绑。当时我向他们提出强烈抗议，并要他们出示拘捕证。他们说：“你没有资格看”，“我们是代表党委的”。我高呼“毛主席万岁！”他们向在场的群众说：“不要听他的反动宣传。”同志们想一想，一个共产党员受到法西斯专政的无情迫害时，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竟被华林森等几个人说成“反动宣传”，他们的反动面目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押送至公社后，将我双手紧紧反绑，抛上汽车，逼我跪在车上，抓住我的头发，紧扳手铐，一路折磨到民兵指挥部。我的裤子破了，膝盖上皮也破了。九月的天气较热，我嘴里干燥，身上连汗水也没有了，双手麻木。（出示双手双脚）同志们，至今伤痕俱在。一下车，又被拳打脚踢，血流满地；一会儿，我已不省人事了，他们就用特制的龙头对着我的头部冲凉水；冲醒后，继续要我跪在关押所天井里，将我头发剃光，突然从我后面腰部猛踢一脚，将我踢出一公尺多远，头部撞出了一个大口子；我当时惨叫了一声，又昏厥过去了，他们再次用凉水把我冲醒；醒后，我浑身瘫痪，眼冒金星，满身是血。（出示三件血衣）这就是被打后的血衣！他们为了消灭罪证，强迫我将血衣洗去。这几件血衣，今天成了华林森等几个人的罪证。几经毒打后，我被关进了楼梯下只能放一个单人席的单身牢房。

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一面准备献身，一面坚持斗争。为了准备让全市人民知道我是被华林森等几个人非法迫害致死的，我在墙上写了“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万万岁！”写了毛主席语录，写了自己的名字。同时，我在身体非常虚弱的情况下，千方百计，扒破牢门准备再次逃跑，向全市革命人民控诉华林森等几个人的滔天罪行。但是，又被他们发现了。从此，给我日夜戴上手铐、脚镣，甚至连吃饭时都不给松刑具，还美其名曰“保护我的生命”。在生活上更不必说了，臭气熏，蚊虫咬，口渴不给水喝，服药要用饭吞，每天过的半饥半饱的生活，多想吃到饭啊！特别是十月四日，手铐很紧，伤痛厉害，吃饭时，我饭盒没法端，筷子没法拿，只好爬在草席上把头凑到饭盒里去吃。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我们许多革命同志因为要革反动派的命，而被国民党反动派加上种种罪名，关牢房，锁镣铐，严刑拷打。而今华林森等几个人，依仗“四人帮”作为他们的黑后台，对造他们反的革命群众不仅扣帽子、打棍子，而且大搞法西斯专政，这和国民党反动派有什么两样？华林森等几个人尽管装腔作势，伪装革命，披上一张张画皮，自我标榜是“正确路线的代表”。难道“正确路线的代表”是对革命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的吗？华林森等人决不是什么“正确路线的代表”，而是推行“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黑干将。

“四人帮”和华林森等几个人上台，就是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就是法西斯上台。他们的阴谋一旦得逞，我们的党就要变修，我们的国家就要变色，社会主义祖国就会重新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千百万劳动人民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敬爱的领袖华主席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是华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决心紧跟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誓把同“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

打倒华林森！

砸烂“四人帮”！

华林森是“四人帮”搞乱江苏 篡党夺权的总指挥

市委常委、市人武部政委 金石音

“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手法之一，就是要乱。他们就是要搞得国无宁日，党无宁日，民无宁日。他们就是要各级党委搞瘫痪，把国民经济搞糟，把社会秩序搞乱，把无产阶级专政搞垮。他们就是要打倒一切，搞乱一切，破坏一切，从而夺取一切。

“四人帮”多次在政治局说，江苏乱得不够，要派人去搞，实际上他们已经派了人，华林森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是搞乱苏州市，搞乱江苏，搞掉彭冲、许家屯同志，搞垮省委的一名总指挥。

华林森上面有“四人帮”交底，下面有小山头捣鬼，“四人帮”常有黑指示下来，华林森常有黑材料、黑信、黑电话上去。就这样来来往往，华林森导演了一出搞乱江苏的丑剧。

（一）苏州是怎么乱起来的？完全是华林森一手挑起并一手指挥的。大家知道，华林森等几个人有个反革命的策略，叫做“以苏治苏”。这是什么玩艺儿呢？就是要以苏州市为基地，先把苏州市搞乱，然后影响全省，把全省各地搞乱，把省委搞垮，篡党夺权，取而代之。

苏州市这几年，被他们闹得无一宁日。去年市委贯彻中央二十三、二十六号文件，要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华林森等几个人极力歪曲中央文件精神，硬要在各条战线全面大辩论。一人“开炮”，一些人就起哄，你说要照中央文件精神办事，他们立刻就指名道姓骂你是“走资派”，一片漫骂、攻击，吵吵嚷嚷乱哄哄，既围攻，又要告状。

从这以后，市委召开的每次区、局干部会议，不是骂，就是吵，不是哄，就是闹，几乎没有一次能按议程开会的，没有一次不是半途而废的。这样使你没法贯彻中央文件精神，没法领导革命和生产，反过来华林森倒打一耙，说你不转弯子，不批邓，把“正在走的走资派”的帽子往你头上一戴，叫你没法工作，逼你交权，他们就夺权。

（二）搞乱南京，搞乱省委，是怎么搞起来的？又是这个华林森一手挑起一手指挥的。

搞乱江苏、搞垮省委，华林森有四部曲：

第一步，造谣。华林森在今年一月二十五日、三月十一日，先后两次向工贼、政治流氓王洪文写黑信、告黑状，整了省委和一些地、市委负责人的黑材料，诬蔑彭冲、许家屯同志不转弯子，妄图按华林森转弯子的标准，逼彭冲、许家屯同志交权。

第二步，升级。华林森向“四人帮”告了黑状以后，受到大野心家江青的两次黑指示。

第一次是通过上海王秀珍传达的，江青说，“华林森受压了”、“江苏省委陷得不浅”。第二次是由上海的徐景贤传达的，江青说，“华林森又在冒炮了”，又说，“江苏的班子实际上就是没有江渭清的江渭清班子”。于是，华林森反革命劲头越来越大了，把彭冲、许家屯同志一下上升到“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

第三步，拔高。四月底，“四人帮”通过马天水、王秀珍、杨广立，和华林森密谋策划，调子更高了，说“彭冲、许家屯是南京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

马天水、王秀珍跟华林森说彭、许不行了，于是他们按照“四人帮”的黑旨意，策划改组江苏省委领导班子，提出四个工农中央委员进省委常委。华林森对其他三个人，一个个评论，不是这个不行，就是那个没用，说来说去，只有他自己出来主持省委工作才行。于是，紧跟华林森的邹学祺叫嚷：“三个月内彭冲肯定垮台！”

对彭冲、许家屯同志的攻击虽然不断升级，但华林森手中没有真理，周围没有群众，罪恶目的达不到，于是来了第四步。

第四步，炸掉。就是抓“重磅炸弹”，妄图把彭冲、许家屯同志一下子打成反革命，叫你永世不得翻身。五月初，王秀珍催华林森，要他赶快搞南京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材料。华林森为此专程从上海回苏，派汪永珠出马到南京。她通过杨广立窃取了《工农兵评论》悼念周总理的文章送审稿，带回苏州，当做“重磅炸弹”，妄图一下子把彭冲、许家屯同志“炸”成南京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

悼念周总理的文章送审稿，就是最近《新华日报》、《人民日报》刊登的《敬爱的周总理在梅园新村》。人民群众对敬爱的周总理表示悼念都变成有罪，这是赤裸裸的反革命逻辑。周总理是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在“四人帮”横行时，悼念周总理竟然有罪，甚至连提一下“周总理”都不能，这不是表明他们正是一伙疯狂反对周总理的野心家和阴谋家吗？他们竟然把悼念周总理的文章当“重磅炸弹”，他们准备屠杀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一股血腥味，不是已经闻到了吗？他们不只要把彭冲、许家屯同志打成“南京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他们仇恨周总理呀！他们仇恨爱戴周总理的人民群众，他们妄图抹杀周总理为中国革命历史上作出的伟大功绩，妄图抹掉受中国人民崇敬和爱戴的周总理的光辉形象，他们手段之毒辣，实在令人发指！

（三）江苏有些地、市、县是怎么乱起来的？还是这个华林森插手和指挥的。华林森曾得意地说：“人家说我的手伸得长，我这个人手就是长嘛！”的确，华林森的黑手长得伸向全省各地。他们同南京、徐州、无锡、常州、连云港、扬州等市和徐州、淮阴、镇江、苏州地区的一些人频繁来往，密谋策划，并直接指挥和支持各地的小山头在各地搞破坏捣乱活动。批邓以来，各地来苏串连的有二十批，达五十多人。每次来人，华林森、汪永珠、邹学祺、赵宝康都要亲自接待，向他们面授机宜。徐州市委常委、省总工会副主任孔庆荣，通过华林森、邹学祺把他们所整理的省委和徐州市委的大批黑材料转送给“四人帮”以后，回到徐州写了封信给邹学祺说：“苏州、徐州是江苏的南北两扇大门，在这次批邓斗争中，要打开这两扇大门，形成南北夹攻的局面，打倒彭、许。”徐州来的人还说：“到了苏州就象到了解放区。”仅仅从这些黑话中就可以看到，我们苏州市被“四人帮”及华林森等人已经糟塌到什么地步！

华林森这只黑手伸到哪里，就乱到哪里。说他们串连，是不够的，实际上他们在建立反革命体系，他们的小兄弟已经向华林森搞请示汇报了。无锡市有个邹海根，是市革委会副主任，通过他的老婆跟在上海养病的华林森搞秘密串连，在电话里告诉华林森说：无锡市常委扩大会开起来了，无锡也闹起来了！华林森接连回答三个好：好！好！好！对方说：华师傅有什么指示？华林森竟然回答：没有了，没有了！

华林森对近邻——兄弟的苏州地区，更是不肯放过，手插得深深的，疯狂叫嚷要“插把钢刀在地委，叫它越动越痛。”他要地区小山头的人搞“一个基点，三股力量，联合起来”乱地委，说：“在地区范围内不算串连，不要怕，刘锡庚、彭冲打倒了，就不是什么串连不串连了。”甚至，他还亲自传授捣鬼术，闹得地区和有些县人心不安，鸡犬不宁。华林森从北京吊唁和瞻仰毛主席遗容回苏后，又马上同地区的小山头的人说：“你们要坚持斗争，问题快解决了，要把班子组织好，以适应斗争需要，懂吗？”这个小山头的一个人姓张的一口回答三个懂：懂！懂！懂！大家看，他们一伙什么也不懂的家伙，就是只懂加快步伐篡党夺权！

总之，“四人帮”及华林森的黑手伸到哪里，那里就引起分裂、混乱和武斗，那里革命和生产就遭到破坏，资本主义就泛滥，反革命活动就猖獗。他们起到了公开的阶级敌人所起不到的作用。

（四）全省几起有名的事件是怎么闹起来的？还是这个华林森指挥的。

南京水佐岗事件怎么搞起来的？苏州“二·一二”冲砸市委事件怎么搞起来的？破坏南方水稻现场会议事件是怎么搞起来的？苏州地委门口少数人静坐事件是怎么搞起来的？现在我们都清楚了，都是华林森一手指挥的。

南京水佐岗事件，他们私自动用民兵去南京，所谓保护大字报这个大阴谋就是华林森和邹学祺商量后定的。造谣说“省委指使派出所抓苏州民兵”，妄图扩大事态，也是由华林森和邹学祺共同策划的；冲击省委，企图绑架彭冲同志来苏游斗，是华林森亲自下令的，他说什么“不要同派出所纠缠，根子在省委”；妄图搞静坐示威，还是这个华林森同意的，他要邹学祺把一套方案“跟南京的同志商量一下”。他们哪里是什么商量？他们实际上是要搞反革命动员，就是要蒙蔽群众来为他们篡党夺权服务！

在华林森指挥下，从六月到八月的三个月里，苏州到南京去贴大字报的人员就有一千五百多人次。他们长期占领省委一个招待所，设立了联络机构和指挥系统，动用大批汽车，来往于苏州、南京之间；他们逼省总工会交权，逼省总工会表态打倒彭冲、许家屯同志；他们制造事端，大闹省委，冲击省委，闹得省委机关无法正常工作，闹得南京人民群众见到“苏州民兵”就头痛，甚至连施兆祥他们也无可奈何地承认：影响极坏！

为了把苏州地区搞乱，华林森对苏州地区小山头的一些人说：“你们要分批找刘锡庚谈话，不仅谈，而且还可以把他拖到察院场去辩论。”果然，七月十三日就出现了绑架地委书记去小公园“辩论”的事件。接着，华林森又对地区小山头的人说：“大方向正确，斗走资派没关系”，“要顶得住，要住在那里，吃在那里”，“要拿饭碗到刘锡庚、丁铁家里去吃饭嘛”！于是，一场历时八十多天的静坐示威事件在地委门口出现了。

在华林森的插手、指挥下，这些人一会儿涌进食堂，一会儿哄办公室，一会儿要饭吃，一会儿要工资。他们有工不做，有事不干，就是要哄闹。他们天天在搞什么“严正抗议”，一

直“抗”到七十多次。他们要干什么？他们就是要把地委搞乱，要刘锡庚同志下台。华林森不仅对地区这个小山头作“指示”，出谋划策，还几次亲自去地委门口“视察”、“慰问”，这还不算，还特地从民兵指挥部、林机厂、铸机厂弄来了一千五百元钱，给闹事者发工资。华林森唯恐这些小兄弟“斗争不火热”，对这个小山头的人说“彭冲不倒，刘锡庚也倒不了”等等。你看，华林森反革命“旗帜”多“鲜明”，他不把江苏搞乱，不把省委搞垮，不把彭冲、许家屯同志搞掉，是死也不甘心的。华林森确实称得上是林彪的忠实信徒，“四人帮”的得力干将。他朝思暮想的第一是权，第二是权，第三还是权。总之，一切为了“权”，就是复辟篡权，篡党夺权。

华林森到底是个什么人？用他自己的言行，不是把他的伪装、画皮撕得一干二净了吗？！他时而上海治病，时而苏州休养，近年来，没有出来工作，然而他也忙得够呛，电话、书信、请示报告，人来人往，秘密串连，点火策划，上下呼应，忙个不停，实在是一天也没有休息。他身在上海，心在篡党夺权上；他人在休养，脑子里全在想阴谋诡计。他忽而躲起来幕后指挥，忽而跳出来赤膊上阵，用心、手段毫无顾忌，目标就是一个，按照“四人帮”的黑旨意，搞乱江苏，搞垮省委，要彭冲、许家屯同志下台，让华林森上台。

华林森一贯以“正确路线的代表”、“老造反”自居，现在剥开来一看，他根本不是什么“正确路线”的代表，根本不是什么“老造反”，而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赫鲁晓夫式的阴谋家、野心家！平时他乱飞的帽子，就是他自己该戴的帽子。

我们同“四人帮”的这场斗争，是无产阶级保卫自己政权、反击资产阶级篡权的生死搏斗。我们一定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四人帮”黑干将华林森是一个地地道道的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

市革委会生产指挥组 何 仁

华林森是“四人帮”伸向江苏、苏州市的黑手。几年来，他积极投靠，死心塌地地效忠“四人帮”，疯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敬爱的周总理，反对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他在“四人帮”的直接指挥和授意下，网罗社会渣滓，结成篡党夺权的黑班底，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制造种种事端，乱苏州、乱南京、乱江苏，妄图搞掉彭冲、许家屯同志，取而代之，妄图把江苏变成“四人帮”的帮天下，成为“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复辟资本主义的黑基地。

华林森是一个官迷心窍、一心想当江苏太上皇的野心家。多年来，他结党营私，苦心经营，成为苏州一霸。批林批孔后，一度篡夺了苏州市的党政大权以后，例行逆施，变本加厉，把苏州市搞得乌烟瘴气，搞成了所谓“四人帮”的“解放区”，搞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更进一步按狗头军师张春桥“子系中山狼，得志更猖狂”的教唆，野心勃勃，时刻在窥测方向，以求一逞。原以为当省委常委是理所当然的事，也是他升官发财的一个阶梯。岂不知事与愿违。他便耿耿于怀，公开发泄不满情绪。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上有“四人帮”交底，下有“弟兄们”鼓噪，便一鼓作气地亮出了篡党夺权的黑旗，妄图搞掉彭冲、许家屯同志的反革命舆论不断升级，从什么“没有转好弯子”到“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再上升到什么“彭、许是南京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在行动上，他更是不顾重病在身，离开秘密联络点窜回苏州，密谋策划，狂吹“要走福建道路”。他公开提出“以苏治苏”的反革命策略，在几员黑干将的直接操纵下，叫嚣把火烧到南京去，烧到省委去。于是，在苏州搞乱江苏、篡党夺权的火就很快烧起来了，他们在南京制造了种种事端，从刷大标语到水佐岗事件，从遥控指挥到赤膊上阵，迫不及待地要夺省总工会的权，妄图把它变成夺省委权的桥头堡。他们煽动无政府主义，破坏生产，阴谋绑架彭冲、李执中同志，扩大事态，搞垮省委，他要尽了种种卑劣手段，以此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施加压力，紧密配合“四人帮”篡夺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权。

在组织上，与“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马天水、王秀珍暗中策划改组江苏省委领导班子的名单。华林森秉承主子的旨意说：“彭、许是走资派，当然不行。”江苏有四个工农中央委员，

能否都进常委班子呢？华林森逐一加以评议，结论是，其他三个都不行，独有他行，并偷偷地放点风，暗示他的行踪。消息传开，华林森等几个人更是利令智昏。邹学祺狂叫什么“三个月内彭、许肯定垮台啦”，什么“华师傅要到南京去主持省委工作啦”，等等，等等。不仅流言蜚语比比皆是，而且，更可见诸文字。在华林森亲自参预策划的《光明的前途与未来的斗争》黑文中写着：“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如果决定由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来领导江苏的运动，为什么我们不能同全省人民一起拍手称快呢？”寥寥数语，道出了华林森等几个人一颗勃勃的野心，真是得意便忘形。华林森想从此官运亨通，但野心家只能落得了“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在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野心勃勃的华林森也就成了丧家之犬。

凡是搞修正主义的人，凡是野心家，在组织上必然搞分裂主义，在手法上必然搞阴谋诡计。华林森就是一个搞阴谋诡计的老手。他搞阴谋诡计可说是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远的不说，就拿全市人民非常熟悉的“二·九”、“二·一二”打砸抢事件为例，华林森当时虽然身在上海华东医院，但却遥控指挥着苏州市事态的发展，并把它作为篡党夺权、升官发迹的一着。“二·一二”事件的真相，是在“四人帮”被粉碎以后，才大白于天下的。从已揭发的许多事实来看，为了密谋“二·一二”事件，汪永珠、赵宝康奔波于苏州、上海之间，又是当面请示，又是电话汇报，还要送书面材料，都是华林森一手操纵的。对“二·九”事件当时市委已明确表态，调查清楚严肃处理，但华林森等几个人，却借机制造事端，气急败坏地狂叫：“要打它个落花流水”，“要一举摧毁”，“要彻底踏平”。在华林森支持下，邹学祺更是暴跳如雷，强令几个人紧张策划，又是二号楼，又是“财革会”，又是种子场，都围绕如何报复，怎样制造舆论，怎样挑动武斗，扩大事态，搞乱苏州，直逼省委，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他们从指定前线总指挥、参谋长到分配任务选择打手，从拟定标语制造反革命舆论到冲击市委机关、砸门捣窗、行凶打人，从组织队伍调集车辆到不惜煽动全市停工停产等等，无一不经过精心策划。现在“二·九”事件的肇事人早已拘押在案，而“二·一二”事件的策划人直到今天才站到了被告席上。

华林森等几个人在“二·九”事件时，气势汹汹地说，“二·九”事件是“走资派挑动的”，要把责任推到刘伯英同志身上。当时市委下决心追查“二·一二”事件，但由于华林森等几个人依仗“四人帮”这股恶势力，以及他玩弄的种种权术，才拖延到今天。现在真相大白了，“二·一二”事件的策划人就是站在我们面前的华林森等几个人。我们强烈要求，为了维护党纪国法，一定要把“二·一二”事件彻底查清！一定要严惩罪魁祸首华林森！

华林森等几个人必须彻底交代！

华林森必须低头认罪！

华林森是一个口是心非、台上握手、台下踢脚、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反革命两面派。他继承了野心家、阴谋家林彪的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的衣钵，讲了许多假话，干了许多坏事。在清查“五·一六”时，明明是他心狠手辣，到落实政策时他却要抢戴“五·一六”帽子，变成了“受害者”。以“三项指示为纲”，明明是他任苏州贼得最响，叫得最凶，今年却摇身一变，又成了跟邓小平对着干的“英雄”。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煽阴风，点鬼火，搞政变，华林森紧跟林彪一起起哄，并且还积极参加林彪子的讲用会，在苏

州受到林秃子的接见。当清查与林彪有关的人和事时，有的同志追问华林森：“华师傅，林彪的糖是你吃的，甜的！林彪的桔子是你吃的，酸的！林彪的手是你握的，黑的！难道你代，相反，他使出了“随机应变信如神”的绝招，把一瓢水全泼在别人身上，自己摇身一变成了所谓反林彪的“英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更令人气愤的是，当我们英明的领袖华国锋主席率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亿万人民欢欣鼓舞，纵情欢呼我们党有了自己的领袖华主席的时候，华林森出于反革命的本性，又进行了一次反革命两面派的丑恶表演。他一面在十月十日装腔作势的以个人名义向华主席发了一个电报，表示坚决拥护十五号文件，坚决拥护两个英明决定。但事隔三天，到十三日就撕下了假面具，把矛头直指我们英明领袖华主席。在十三日这一天的市委常委会议上，他曾狂妄地责问何希敬同志：“昨天晚上的话怎么说？”（指省委没有通知他去参加打招呼会议）何希敬同志回答他：“问了胡宏同志，讲了五个字，‘以后再答复’。”何希敬同志还讲：“是否建议请彭冲同志打个电话给你？”华林森一面说“这个不必了，这个不必了”，一面又反革命锋芒毕露，毒汁四溅，吐出了“要么是复辟了，复辟还要斗”。看！华林森这两句话不是充分发泄了他内心对华主席为首党中央的刻骨仇恨吗？华林森把矛头直指华主席，直指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真是狗胆包天，罪该万死！华林森是一个革命派，还是一个反革命派，不是昭然若揭了吗？华林森等一伙人，决不是什么革命派。他们有的是历史反革命；有的是现行反革命；有的依仗“四人帮”权势，横行霸道，为非作歹；有的是在华林森的庇护下，明火执仗地对革命干部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就是他们几个人把苏州市搞得乌烟瘴气，广大革命干部群众诚惶诚恐，怨声载道。当华林森听到“四人帮”被一举粉碎后，预感末日来临，他又一次把矛头直指敬爱的华主席，只不过是垂死挣扎而已。无独有偶。汪永珠在交代中不是也讲她感到害怕吗？更有象陈德滋那样嚣张的反动家伙，狂吹“重上井冈山”、“准备砍脑袋”，真是反动透顶。也还有哀鸣：“四人帮”完蛋了，“我们也完了”。有的则如丧考妣，抱头痛哭。有的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咬牙切齿，恶毒咒骂。这一切说明了什么呢？只能说明华林森等几个人和王张江姚“四人帮”一样，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千方百计要篡党夺权的野心家、阴谋家，说明他们完全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完全背叛“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是名副其实的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前程似锦。让我们更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发扬永远进击和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把埋葬“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彻底揭发批判华林森竭力推行 “以帮划线、任人唯亲”的修正主义组织路线

市组织组 潘念配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一举粉碎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取得了无产阶级反击资产阶级进攻的伟大历史性胜利。我们感到无比欢欣鼓舞，扬眉吐气。华林森紧跟“四人帮”在江苏省、苏州市大搞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今天，我们以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彻底揭发批判华林森竭力推行“以帮划线、任人唯亲”的修正主义组织路线的反革命罪行。

一、篡改干部和党员标准，大造反革命舆论

早在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前夕，“四人帮”中那个摇鹅毛扇的老投降派张春桥，声嘶力竭地叫喊要“不失时机地”选拔新生力量，特别“要把那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干部选拔到中央，闹得他个天翻地覆”，为“四人帮”反党集团“组阁”大造反革命舆论，并在一九七四年六月，在他们的基地上海召开所谓“组工会议”，推行修正主义组织路线。华林森等几个人心领神会，步其后尘，也在一九七四年八月，在我市精心策划了一个所谓组工座谈会。华林森诡计多端，别有用心地要非党群众参加，左右会议，搞得乌烟瘴气。在会上，他们以批判所谓“复辟倒退”、“否定文化大革命”、“压制新生力量”为名，对区、局领导和组工干部大扣帽子，大打棍子，恶毒攻击省委组织部是“复辟部”，市组织组是“复辟组”，是“扼杀新生力量”、“打击造反派”的刽子手，扬言要“改组市组织组”。就在华林森的一手操纵下，这个组工座谈会变成了华林森阴谋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的复辟倒退会。华林森等几个人利用这个会议，严重破坏党的原则，明目张胆地篡改毛主席关于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和党章规定的党员标准，不讲政治条件，不作阶级分析，不看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片面强调所谓“老造反”、“反潮流”，为他们拉山头、结行帮大造舆论；他们公然反对毛主席“任人唯贤”“才德兼备”的干部路线，以喻古论今的卑劣手法，妄图用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用人标准取代毛主席的干部路线；他们肆意反对毛主席提出的老、中、青三结合的原

则，胡说什么文化大革命建立起来的各级领导班子是“老老老”，妄图以此把老干部打下去，破坏老、中、青三结合的各级领导班子；他们还胡说什么发展的党员是“小绵羊”，恶毒攻击毛主席的建党路线；他们还任意践踏党管干部的原则，要各级党组织在纳新、提干时“同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组织联系，和他们通气商量”，实际上是他们几个人凌驾于党委之上，推行工联主义。阶级斗争的事实告诉我们，华林森等几个人在组织工作座谈会上炮制的种种谬论，是他们搞篡党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华林森结党营私，大搞宗派主义，大搞分裂主义，打出的一面反革命黑旗。

二、安插亲信，控制组织大权

华林森等几个人大造反革命舆论，就是为了篡党夺权。事实也是这样。华林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舆论一出笼，行动上就紧紧跟上，将他的黑手伸进了组织部门，有预谋、有步骤地大搞篡党夺权活动。

一九七五年二月，华林森等几个人经过一番密谋后，就将市政工组搞成“名存实亡”，别出心裁地成立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市组织组领导小组，享受大组待遇，行使组织部的权力。华林森这样做，是有其阴谋的。他深知，要搞篡党夺权，必须首先控制组织部门，把人事大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于是他就玩弄权术，用政工组“名存”来欺骗省委，欺骗全市各级党组织，而“实亡”才是他的本意。其罪恶目的，就是要将组织组领导小组作为他的御用工具。华林森指派他的同伙汪永珠直接分管组织组工作，并安插亲信到组织组领导小组控制了组织大权。在华林森的严密控制下，不经过党组织的考察了解，直接交办，点名提干，为他大搞以帮划线、任人唯亲、自成体系大开方便之门。华林森把政工组搞成“名存实亡”是一个大阴谋，是他篡党夺权的重大行动步骤。

三、“突击入党”，“突击提干”，拼凑黑班底

华林森等几个人在大造反革命舆论和严密控制组织大权之后，完全秉承“四人帮”加紧“组阁”的黑旨意，疯狂推行修正主义组织路线。在华林森的授意下，一些紧跟他的人炮制了在苏州市“华师傅路线得不到贯彻”这个蛊惑人心的反动口号。和“四人帮”制造的“张春桥思想”一样，华林森自己也有一条路线在苏州市贯彻。这条所谓“华师傅路线”，说穿了，就是紧跟“四人帮”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搞篡党夺权。谁不按照他这条路线办事，他就给你戴上所谓“反革命大合唱”的帽子；绝大多数区、局干部不听他那一套，他就说是“中间梗塞，上下不通”。于是，他就从组织上大动“手术”，一九七四年以来，就开始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特别是去年四至八月份。华林森等几个人出于他们一帮一派的私利，凡是顺他的都是好人，不顺着他，马上就变成坏人；凡是亲他的，顺他的，不论是谁，都可以入党、提拔。在华林森等几个人点名入党和提干的人中，有的家庭社

会关系复杂，阶级界限不清；有的本人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有的严重违法乱纪，称王称霸；有的紧跟华林森大搞宗派活动，干了不少坏事；还有的思想极为反动，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是坏分子。如现已被逮捕法办的刘山海、张世琪这样的人，也被华林森提拔安插在原市民兵指挥部的重要岗位上。华林森等几个人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在手法上，采取逼得紧，打得凶，要组织部门限时限刻地汇报，使组织部门根本无法进行调查、考察。他们还采取了巧立名目、移花接木的手法，建立什么调查组、专案组等临时机构达十个之多，并把一些亲信戴上什么“组长”、“主任”等官衔，造成既成事实、合法身份，划好圈子。他们还点兵点将，少数人可以任意圈定“入党名单”、“提干名单”，先在小山头中密谋策划，甚至在常委会上临时提出名单，搞突然袭击，强行通过。他们和“四人帮”一样，为了拉拢亲信，吹吹拍拍，封官许愿，乌纱帽满天飞。例如华林森等几个人为陈德滋就封了六顶官帽：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办公室主任、二办主任、市委大批判组组长。又如对准备建立的市委组织部，除现有的组织组领导小组负责人外，还先后封了六个人要来当组织部正、副部长。华林森等几个人搞什么“点名入党”、“限时入党”、“强行入党”、“飞过海调一个地方入党”，把党支部划小，把不同意入党的党员划出去再通过入党等等，不一而足。例如：华林森妄图把社会关系极为复杂、贪污盗窃、奸污知青的在押犯——原苏钢厂的张显扬拉入党内，塞进厂党委常委领导班子。真是荒唐透顶，岂有此理！他们这种卑劣手段，破坏了党的优良传统，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破坏了党的组织生活。华林森等几个人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结成阴谋帮，上窜下跳，一呼百应，把我市搞得乌烟瘴气。苏州市商业局是华林森大搞“双突”的典型，危害极大，受害极深。同志们，如果按照华林森等几个人这一套搞下去，我们的党岂不是要改变性质，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岂不是被他们所篡夺，党就要变修，国就要变色，资产阶级就要专无产阶级的政，这是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华林森等几个人在我市刮起了一股宗派主义、分裂主义的反革命妖风，是策应“四人帮”在江苏省、苏州市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组织路线，阴谋篡党夺权的一个重大步骤。华林森等几个人这种妄图篡改党的性质、搞乱党的队伍、借机拼凑反革命队伍的罪恶行径，受到了我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的强烈反对和抵制。中共江苏省委坚决支持了我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于去年八月份派出调查组进行调查，十月份，省委根据调查情况，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华林森煽动资产阶级派性、制造不安定的因素、干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的卑劣阴谋，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暂停提拔干部”、“暂停吸收党员”的正确措施，刹住了这股“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歪风，打乱了华林森篡党夺权的步骤。华林森等几个人对此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拒不接受省委的指示。在今年批邓开展以后，华林森就抓住这个问题，大做文章，作为乱省夺权，搞掉彭冲、许家屯同志的一张王牌，向“四人帮”告黑状的一发“重磅炮弹”。

四、排斥异己，陷害同志，大搞分裂主义

“四人帮”制造谣言，捏造罪名，陷害干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为所欲为，称王称霸。华林森和“四人帮”抱成一团。他上有“四人帮”作靠山，结朋党；下有“小兄弟”起

哄闹事，制造事端，为非作歹，排斥异己，陷害同志，大搞分裂主义。

首先，华林森等几个人密谋策划分裂市委常委。一九七五年四月，华林森和汪永珠密谋策划的市委常委的考察名单中，就有他山头上的邹学祺、×××等人，妄图将他山头上的人塞进常委班子，把市委常委搞成华林森等几个人的家天下。另外，他对市委常委中反对他的、不顺他的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捏造罪名，陷害同志。他俨然以太上皇自居，对市委某些常委同志采取一搞臭、二哄走、三打倒的卑劣手法，破坏党的一元化领导。一九七四年三月，在华林森主持的批林批孔座谈会上，汪永珠竟大骂“×××是开后门来的”，对抗和否定省委决定。一九七五年间，他们背着市委常委多数同志，派人非法去阜宁、吴江外调，私整常委××、×××同志的黑材料，恨不得把他们一棍子打死。他们穷凶极恶地咒骂市委常委谁个是“老机”，谁个是“老右”，谁个是“儒家当道”；把省委一九七五年派来的几名常委同志诬蔑为“还乡团”、“右倾翻案风刮来的”，把市委的一些领导同志丑化得一无是处。

从市委内部，直至各区、局和一些基层单位，不管老的、中的、青的，只要是对他们不满、怀疑和抵制的同志，一概采取“打棍子”、“扣帽子”、“穿小鞋”的办法，搞得大家诚惶诚恐。例如教育局有些同志对华林森大搞分裂主义进行了揭露，华林森对此恨之入骨，以调整班子为名下了三条黑旨意，一将主要负责人下放基层，二将政工组长调出，三对一般干部要调出一批，调进一批，其手段之卑劣，用心之险恶，已到了极其疯狂的地步。此外，华林森等几个人在对待经过清队、整党和“一打三反”审查的干部的处理，常年不作研究，应该作结论的不作结论，应该合理使用的不合理使用，有的长期靠边不闻不问，甚至要推翻省委对一些原省管干部已作的结论。华林森竟然剥夺这些同志的政治生命，要把他们置于死地而后快，真是十恶不赦，罄竹难书。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华林森紧跟“四人帮”搞篡党夺权，搞乱省委，搞垮市委，在组织上以帮划线，任人唯亲，大搞宗派主义，大搞分裂主义，推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遭到了可耻的失败。我们决心团结在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彻底清算“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彻底揭发批判华林森紧跟“四人帮”大搞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华林森炮制“双突”黑典型旨在篡党夺权

苏州市蔬菜公司党委书记 程 举

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真是大快人心，大得人心。“四人帮”是祸国帮、殃民帮，长期以来，包藏着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他们在组织上推行了一条以帮划线、任人唯亲的修正主义极右路线。“四人帮”黑干将华林森秉承其主子的黑旨意，在苏州市大搞宗派主义，分裂主义，拉山头，结行帮，网罗社会渣滓，结党营私，为篡党夺权拼凑黑班底，罪恶滔天，令人发指。

一九七四年初，华林森出于其反革命的需要，一眼看中了商业战线这个人数众多、物资雄厚的后勤部门，把黑手伸了进来。他狂热地掀起一股“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逆流黑浪，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我们商业系统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是深受其害的。

商业局工会工作组刘水光被点名限期突击入党，就是华林森炮制的一个“双突”黑典型。华林森为了把商业部门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为他搞乱江苏、苏州，篡夺省、市委领导权的阴谋活动服务，早就物色收买了刘水光这个所谓“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并私下许了拉入党内的愿，封了局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的官。

刘水光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究竟够不够入党条件？

从政治条件看，刘水光的家庭情况复杂。他父亲在解放前干过国民党伪军，一九六〇年上吊自杀；姐姐是个被政府判刑七年的惯窃犯；弟弟也是一个惯偷，而刘水光竟为贼弟窝藏赃物；其贼弟拘留和强劳期间，刘水光还多方奔走，想方设法，用缝纫机等商品作交易开后门，为其贼弟开脱罪责。刘水光的主要社会关系同样十分复杂。他岳父是一个既有政治历史问题，又犯有贪污罪的人。他伯父是一个被两次判刑，死于劳改单位的反革命分子；未死时，刘水光亲自去探监；一九六七年死后，他又亲自为这个反革命伯父收尸奔丧，赤裸裸地暴露了他坚持反动立场的阶级本质。

从一贯表现看：刘水光在面粉厂、粮机厂工作期间，就有小偷小摸行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华林森等几个人拉上领导岗位后，狐假虎威，野心毕露，紧跟华林森等几个人大拉山头，大搞分裂，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是个闹宗派、搞阴谋的能手；在商业局工会工作组期间，更是依仗华林森的恶势力，唯我独尊，目空一切，凌驾于党组织之上，为所欲为，作恶

多端。

这个人目无组织纪律。他名为共青团员，长期不参加团组织生活，欠交团费竟达四年零两个月；他身为工会负责人，竟然两年多时间不交纳会费，组织上多次安排他去五·七干校学习，他都借口推托，大耍无赖。这个人对党组织明一套暗一套。市、局和刘水光所在单位领导为了从政治上关心他，过去针对他的恋爱对象家庭的政治历史问题，多次对他耐心教育，启发他正确处理。刘水光却对党组织阳奉阴违，玩弄两面派手法。他当面再三表示接受意见，背后竟非法同居，女方怀孕后，又偷盖公章，私开结婚介绍信，居然只想要老婆，不要做党员。刘水光的种种表现，充分暴露了他的资产阶级丑恶灵魂。他根本不符合入党条件。因此，尽管从一九七〇年开始就多次研究和讨论了他的入党问题，但因不符合党员条件，群众不赞成，党员通不过，次次都被否决了。

心怀卑鄙目的的人，什么卑鄙手段都使得出来。华林森等几个人为了把刘水光拉进党内，疯狂破坏毛主席的建党路线，肆意践踏党的组织原则，施展种种卑劣手法，无所不用其极，表演得淋漓尽致。

手法之一：点名入党。华林森、汪永珠、邹学祺等人，利用窃取的权力，倾巢出动，多次在大会、小会和个别交谈中，指名道姓地要局党组赶快解决刘水光的入党问题。华林森在一九七四年春亲自追问局党组的核心组负责人：“刘水光入党问题你们解决怎样了？！他是老造反，有影响嘛！”同年八月，在华林森等几个人召开的所谓的市委组织工作座谈会上，华林森等几个人又一次在大会上公开指责：“为什么不解决刘水光的入党？”

手法之二：后门入党。华林森等几个人点名刘水光入党，遭到局党组的核心组抵制和机关党员、群众的反对。前门不通走后门。于是邹学祺亲自向刘水光原工作单位的书记打招呼，要他们“研究研究”，妄想通过关系，说几句好话，高抬贵手，帮忙解决。由于单位党组织和党员、群众的抵制，这一手又落了空。

手法之三：辩论入党。华林森等几个人点名入党没有成功，开后门又落了空，恼羞成怒，穷凶极恶地亮出了下战书“辩论入党”这一手。邹学祺特地叫人带口信，扬言要到商业局进行辩论。下战书也罢，辩论也罢，机关广大党员和干部早就严阵以待，准备迎战。华林森等几个人妄图用威胁手段解决刘水光的入党问题的阴谋不能得逞，枉费了一番心机。

手法之四：限期入党。尽管华林森等几个人一再玩弄手法，刘水光的入党始终没有解决。他们一不做二不休，密谋策划，于去年四月派亲信×××带了一个所谓“市委调查组”，气势汹汹地进驻商业局，限时限刻要解决刘水光的入党问题。真是疯狂之极，不可一世！在这段时间里，逼得机关支部天天开会讨论刘水光的入党问题，还责令负责政审的同志每天两次向调查组汇报进展情况，妄想速战速决。由于刘水光家庭和社会关系复杂，阶级界限不清，本人错误严重，又发现了新的重大问题，在机关党员、干部的抵制和反对下，这一阴谋再次宣告破产。

手法之五：命令入党。在种种卑鄙伎俩均告无效后，华林森只能赤膊上阵，亲自出马，专门对刘水光入党问题下达了四条黑“指示”，胡说什么“刘水光原来就是纳新对象”，“要为系统纳新工作做个样子”，“解决局老中青三结合”，“这是正常的党的建设”，等等，赤裸裸地撕下了全部遮羞布。×××凶相毕露，杀气腾腾地说：“你们要睁得清，刘水光不

入党，局领导班子怎么批？”机关广大党员、群众就是不信邪，不怕压，与华林森等几个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手法之六：强行入党。华林森赤膊上阵，仍无效果，最后只得狗急跳墙，采取软硬兼施、威逼利诱的蛮横手段，对支委一个个施加压力，逼支委人人表态，分裂了机关支部。接着策划了一次调查组、核心组、机关支部联席会议，专题讨论刘水光的入党问题，通过以上压、以势压人的高压手段，强行作出纳新决定。在支部大会临召开前，×××等人又找了个别支委、党员做所谓“思想工作”，用“这是华林森定了的”、“鸡蛋碰不过石头的”，等话来威胁。这样，还怕压不了阵，他们又把局主要负责人抬出来做入党介绍人，用以压阵。终于在去年六月，在近三分之一党员拒绝参加支部大会的情况下，强行通过了刘水光的入党。尽管如此，机关党支部最后还是以支部名义在刘水光入党志愿书上签了“（一）阶级觉悟不高；（二）组织观念不强；（三）团结大多数不够”三条意见，表达了机关广大党员和群众对华林森等几个人硬把刘水光塞进党内的强烈反感和坚决斗争。不少同志还通过各种形式向上级反映了真实情况，控诉了华林森等几个人的罪行。

卑劣的手段是为卑鄙的目的服务的。华林森所以要把刘水光这个不符合条件、群众不赞成、党员通不过、党组织通不过的人强行拉入党内，首先是因为刘水光在华林森等几个人大搞阴谋活动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是个有功之臣，是踏破铁鞋也难觅的“活宝”。更重要的是，华林森等几个人要在全市树一块黑样板，做个黑样子，以便能招到更多的“兵”，买到更多的“马”，网罗更多的走卒，扩大他们篡党夺权的反革命实力。

华林森等几个人为了树起刘水光“突击入党”黑样板，无视党章规定，践踏了党的组织原则，制造了我们商业系统党组织的分裂、干部和群众队伍的分裂。为了刘水光一人入党，整个机关遭殃，商业局机关支部的六个支委中对刘水光入党抵制过的有四个被赶出了机关。不仅如此，他们还要把机关三分之二的干部调出，打击一批，提上一批，搞大换班、大调动。甚至对抵制过刘水光入党的原基层单位书记也不放过，捏造罪名，要把他打成“正在走的走资派”。刘水光“突击入党”这个黑样板树起后，鼓噪一时，“双突”妖风在系统内外流毒甚广，影响极坏，后果严重。它破坏了党的优良传统，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破坏了党的组织原则。在这个黑样板的影响下，毛主席关于接班人的五项条件被篡改得只剩下所谓“路线正确”四个字。他们的所谓“路线正确”，就是跟“四人帮”亲，跟华林森亲；只要是他们一帮，什么人都可以入党做官。按这条黑标准，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对社会主义极端不满、思想反动、写过绝命书的人，拉进了党；生活作风不正派、有攻击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的人，拉进了党；经济问题严重、有诈骗行为、生父“双开除”、群众意见很大的人，也拉进了党。按这条黑标准，屡教不改的腐化堕落分子，塞进了领导岗位；有贪污问题的人拉入了党，并立即当上了主要负责人。总而言之，只要是亲华林森的，不管问题多大，性质多么严重，都可以一个个地拉入党内。在这个黑样板的影响下，非党群众可以参加党的会议，甚至当众把不是党员的人宣布任命为支部书记；在这个黑样板影响下，发展党员要征得工会同意，否则就是“富农路线”。有的为了自己要当第一把手，甚至狂妄地叫嚷“党委都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要“砸烂老骨头班子”，妄图逼党委下台。咄咄怪事，无奇不有！

华林森等几个人猖狂一时，为所欲为，自以为可以一手遮天，但是乌鸦的翅膀遮不住太阳的

光辉，反动的逆流终不会变成主流，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我们除了“四害”，驱散了我国上空的一片乌云，也荡涤了华林森等几个人刮的“双突”妖风，华林森这个“四人帮”派在江苏和苏州市的黑干将被揪出来了，刘水光这个“双突”黑样板也暴露了庐山真面目。清除“四人帮”，我党有希望。我们一定要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彻底砸烂“四人帮”，彻底清算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彻底批判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极右路线，发扬“痛打落水狗”的革命精神，乘胜前进，把这场伟大的斗争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彻底清算华林森紧跟 “四人帮”在我厂犯下的滔天罪行

苏州冶金机电修造厂党委副书记 温渐奎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作恶多端，罄竹难书。紧跟“四人帮”的华林森，也是坏事做绝，罪行累累。我们冶金机电修造厂是深受其害的。今天，我们要彻底清算他们的罪行。

我们厂是在一九六〇年筹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扩建发展起来的。经过文化大革命，广大职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大大提高。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高举“鞍钢宪法”旗帜，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革命热气腾腾，生产蒸蒸日上，生产规模、生产能力和产品品种有了很大发展，总产量比文化大革命前增加了二点八倍，年年较好地完成了国家计划，是全国冶金独立机修系统比较先进的单位之一，曾多次受到冶金工业部和省冶金局的表扬。

可是，就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紧跟“四人帮”的华林森为了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复辟资本主义，把黑手插到了我们厂，要把我们厂搞乱。

一九七四年四月，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全国冶金战线掀起了学习矿山王君绍的热潮。王君绍同志，是冶金战线“工业学大庆”的标兵。这个学习热潮刚刚在我厂掀起的时候，华林森就插手破坏。他们造谣诽谤，攻击王君绍同志，胡说“这样的人越多，走资派越欢迎”。不久，《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都转载了王君绍同志的先进事迹，给华林森等几个人当头一棒，同时激起了我厂广大职工对华林森等几个人的卑劣行径的极大愤慨。这时，华林森等几个人一看形势不妙，便赤膊上阵，扬言“反个把英雄有什么了不起！”费尽心机，掩盖他扼杀革命英雄人物刽子手的丑恶嘴脸，力图把我厂搞乱，把批林批孔运动纳入“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轨道。

华林森为了搞乱我厂，破坏我厂的大好形势，一计不成，又来一计。他们大肆煽动无政府主义，煽动少数人不批林，不批孔，不上班，不劳动，搞黑串连，搞资产阶级派性，而把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广大工人、干部则戴上“唯生产力论”、“只知埋头生产，不知抬头看路”等等帽子；并且恶毒地散布“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等谬论。为了同华林森的这种搞乱活动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七五年二月份，我厂党委遵照毛主席关于“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

胜”等教导和上级的有关指示，经过广大工人、干部几上几下的反复讨论、修改，制订了加强劳动纪律的几项规定。这些措施，得到广大职工热烈支持；而华林森却把它当作他们要搞乱冶金厂的障碍，于是他从后台跳到前台，伙同汪永珠、邹学祺、赵宝康，向我们进行反扑。他们动用他们控制的御用工具《工人通讯》，把社会主义劳动纪律诬蔑为“棍棒纪律”、“饥饿纪律”，并煽动组织全市批判，妄图借此不仅搞乱冶金厂，而且在全市煽动无政府主义，制造大乱局面。

在华林森一而再、再而三的捣乱之下，我厂广大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生产陷入半瘫痪状态。华林森得意洋洋，认为我厂“乱够了，就好办”。他一面倒打一耙，把乱的责任加在我们厂党委头上，贼叫捉贼地说我们的领导班子有问题；一面趁火打劫，乱中夺权，打着“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的幌子，于一九七五年四月份，派来了他的一个心腹到我们厂里当党委书记。

这个人一进厂，就公开声称：“我是‘亲华（林森）’大学毕业的”，“我就是亲华（林森）派的”，“华师傅指示我照办”。同志们，这个人所要照办的，就是所谓“华师傅路线”，就是华林森紧跟“四人帮”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华林森通过这个人在我厂干了些什么勾当。

他大肆排斥异己，推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修正主义组织路线。他进厂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置全厂生产于不顾，把科室、车间中层以上干部拉出厂外，前后办了两期长达两个月的所谓学习班，强行统一对“华师傅路线”的认识和态度，要求逐个表态，甚至个别谈话，组织围攻，施加压力。这种做法遭到了极大多数中层干部的强烈反对和坚决抵制。在这种情况下，华林森亲自出场，到厂宣布党委新的常委名单，紧接着，大批调整中层干部。全部车间和主要科室的主要领导干部都作了调动；近半数的车间所有中层干部全部调出；许多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被排挤掉；甚至妄图把一些党委负责同志提前办理退休手续，打发他们回家；还准备把有的同志打成“吸血鬼”、“走资派”。

他大搞物质刺激和管、卡、压，推行修正主义的办企业路线。华林森派来的这个人一接过把持厂的领导大权以后，就在生产上竭力贩卖修正主义黑货。他们不择手段地大搞“包产到人”，公开宣布只要完成生产指标就可以回家，并滥发调休条。仅一个车间五个月内，就开出调休条达二千六百多天。他们还大搞诱骗活动，露骨地表示，只要这一批产品完工，可以批准到外地参观，游山玩水。这一套修正主义的东西早在文化大革命中批臭了，当然是不能得逞的。他们便使出了大棒政策，大搞管、卡、压，象资本家那样对付我们工人。白天，唯恐工人早走，有时亲自把门，有时封门，有时动用民兵设岗；晚上，唯恐工人打瞌睡，竟异想天开地敲锣打鼓，放高音喇叭。他们还片面追求产值，不惜弄虚作假，以次充好，甚至将报废的零件装到产品上去，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建设。今年九月份，他们就虚报产值一百一十多万元。有个检验员坚持原则，抵制了他们这种违法乱纪行为，遭到他们的打击，办了七天学习班，撤了职，下放当工人。

他私设班房，任意抓人、关人，大搞法西斯专政。他秉承华林森的黑旨意，勾结市民卫指挥部刘山海、张世琪一伙，目无党纪国法，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叫嚷“有些人就习惯在鞭子下生活”。将工人说成习惯在鞭子下生活，这是何等反动的语言，这与法西斯有

什么两样？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关押了四十七个工人、干部；最长的关了半年之久；其中自杀了两个。有个车间的一名团支部委员、镗床班班长，由于对华林森及他们这个心腹的所作所为不满，他们就打击报复，强行调动工种。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后，这位同志领不到黑纱，便到车间领导同志的手提包中拿了一个。因拉扯，弄破了手提包，他们认为时机已到，硬把这件事上升为“政治事件”，把他关进了班房，准备把他打成反革命。直到“四人帮”被粉碎，省市工作组进厂后，这位同志才获得了自由。他们对关进班房的工人和干部，采用了法西斯手段，名目繁多。有的拳打脚踢；有的用小便桶套在头上拷打；有的将二十多斤重的生铁皮带盘挂在头颈里；甚至还强令被关人员互相摔交，谁不摔交，就不给饭吃。

同志们！以上种种，就是他们所谓的“华师傅路线”在我厂的反动表现。一年多来，华林森通过他的这个心腹，在我厂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分裂了党委，分裂了革命队伍，使革命和生产的大好形势遭到了严重破坏，生产大幅度下降。今年第一季度全厂产值只完成年度计划的百分之五点三；一至十月份，包括弄虚作假的在内，也只完成年度计划的百分之五十三。所有这些，华林森的罪责是逃脱不了的！

春雷一声震天响，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率领我们粉碎了“四人帮”，揪出了华林森，我们从内心里感到无比痛快，无比感激，无比幸福。全厂职工决心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以阶级斗争为纲，彻底清算“四人帮”和华林森的滔天罪行，狠抓革命，猛促生产，誓把被“四人帮”和华林森干扰破坏所造成的损失夺回来。目前，全厂上下，革命、生产热气腾腾；广大干部和工人实行“三同”；好多车间的革命和生产出现了动人景象；生产指标一翻再翻，进度一超再超。二金工车间决心使十二月份的大花键轴产量超过今年一至十月份总和的两倍；锻造车间锻件计划提高了还要提高。大家决心创造历年来月产最高水平，为实现明年开门红作出贡献。

同志们！让我们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誓把同“四人帮”及华林森的斗争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